

中国当代经验研究

张

柠著

与居室经验·文化生产与消费心理·消费文化中的偶像崇拜·肉体符号的文化分析
身体权力与器管阉割史·文化保守与肉体休克·肉体再生产和消费方式·现代性与文
学时尚·文学与时代表情·小说与谎言·小说与市民性格的秘密·伪读图时代

文化与肉体



上海文艺出版社

文化的病症

中国当代经验研究

张 柠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的病症:中国当代经验研究/张柠著.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7

ISBN 7-5321-2704-4

I . 文… II . 张… III . 文化 - 研究 - 中国 IV . G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40994 号

责任编辑：赵南荣

封面设计：王志伟

文化的病症

——中国当代经验研究

张 柠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csl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l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港东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2.375 插页 2 字数 293,000

2004 年 7 月第 1 版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8,100 册

ISBN 7-5321-2704-4/G·77 定价：24.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021-59671164

序：大众文化的解密时代

朱大可

—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市场社会主义语境下的中国大众文化发生了剧变，主要是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关系出现了严重倒置。如果说八十年代精英文化是大众文化的罗盘，九十年代初期是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博弈，那么九十年代后期则开始了大众文化统领精英文化的年代。这种变迁当时看起来很像是一场价值倒错的悲剧，而今则早已成为握手言和的喜剧，并且正在汇入由国际资本构筑的阔大背景之中。

在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从未遭遇到来自市场逻辑和商业准则的如此激烈的打击。它缺乏经验，因而变得张皇失措，并且仓促应战，变得手忙脚乱。这就是九十年代中期发生的所谓的“人文精神大讨论”的缘起。但这场针对消费资本主义的抵抗运动只能以失败告终，因为知识分子当时完全不了解市场和贸易的内在本性，并对资本同大众文化的关系一无所知。它的满含敌意的批判全部落空，犹如一群瞎子在黑暗中挥舞着细小无力的胳膊。

对“人文精神大讨论”的反思，在新世纪引发了大众文化研究的浪潮。大多数知识分子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变得更加世俗和乖巧，企图用“研究”替换批判，以结盟取代对抗，以亲吻终结拳脚。这是一种新的绥靖主义策略，它的代价就是精英知识分子蜕变为大众文化的策划人或声援者，说得更加准确些，退化成为国际或区域资本的思想雇佣者。这场新的结盟运动表明，以引导民众为使命的知识精英已经基本消亡。

也许只有少数人在观察大众文化的同时，继续保持了清醒的批判立场。他们可能早就意识到，大众文化固然是民众、媒体、娱乐业和日用品制造商共同构筑的多数人的意识形态，但它无可避免散发着资本阴谋的刺鼻气味。例如，作为大众文化核心的时尚，就是市场资本主义蓄意制造的消费幻觉，其目的是利用人的欲望去掠夺人的钱袋。然而，正是这种潜藏在大众消费浪潮中的心理，为独立的研究者提供了有力的证词，去探求隐藏在大众消费背后的欲望，这些欲望的起源和死亡，以及这些欲望的调控机制，如此等等。大众文化研究的目标不是要消灭这种文化，也不是要成为它的语奴，而是要利用话语的有限功能，去识读它的秘密和修正它的偏差，并重建知识分子作为警醒的批判者的历史传统。

二

由于文化符码的消费成为知识分子关注的主要对象之一，许多传统的文学批评家正在进行自我转型，从萎缩的文学领域向大众文化或大文化作战略转移。各种大众文化研究丛书犹如雨后春笋，充填着图书市场。这表明，商业主义已经逼迫知识界改变其研究对象和书写策略。

但我们可以看到，学院知识精英在大众文化研究中的弱势正

在暴露和扩散之中，那就是对市场的零度认知和文化时尚经验的极度贫乏。学院知识分子所居住的校园，无疑是大众文化链索中最落后的一环。直到九十年代上半叶，大学家属生活区还是简陋的乡村式的消费空间，置身于市场经济地图的外缘，仿佛是一些遭到时代精神遗弃的孤岛。在我的记忆中，它们大多呈现出陈旧和萧条的景象，与都市流行文化和前卫时尚相距遥远。知识分子及其家属们穿戴寒酸，以一种可笑的自我满足的方式在校园里流连。那些光线黯淡的小店里，陈放着被主流市场抛弃的各种过时物品、货仓里多年的积压品以及包装粗陋的低消费日用品。它们在货架上表情是如此自卑，像是一些饱受歧视的乡童。店主抠着眼屎，满脸困倦地盘踞在柜台后面，仿佛是一个旧时代的慵懒的倒影。此后数年，这种情形虽然有所改善，但最多也只是进化到了小市镇的水准。它无法摆脱繁忙的小市民集市的基本特征。校园家属生活的严重滞后，限制了学院知识分子个人经验的扩展。

在这种情形下，文化理论的租借和抄袭变得不可避免。图书馆和书店逐渐变得热火朝天，印刷物阅读的理性策略解决了学院家属区的感性危机。新一代研究者热衷于简单地租用西方市场价格分析理论（自然是没有支付租金的那种租用），包括符号学、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从福柯、德里达、本雅明到杰姆逊，都成为大众文化研究理论的主要师承对象。有的研究者甚至租借了西方的流行文化经验，对中国大众文化景观加以简单套用，几乎完全省略了外部理论的本土化程序，更遑论建构中国自身的大众文化分析体系。这种取巧的方法虽然可以迷惑学界于一时，却终究不能“贴肉”地完成对中国大众文化的正确解密。

我不想在此对西方思想大师妄加物议。我对他们的著述一直充满敬意，他们的某些概念确实有助于读解中国当下的文化景观。但张柠的著述已经证实，尽管全球化正在成为一种蛊惑人心的口

号，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仍然是个极其独特的文本，需要使用完全不同的“语法”进行“解码”。在我看来，从来就没有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可以搬用。用所谓“学理”掩盖感性经验的贫困，同时也以话语租借替换本土的理论建构，这样做的结果只能造成人们对中大众文化真实景象的愈来愈深的误解。例如美国汉学家对殖民地上海的文化读解，上海学者对衡山路的文化符码读解，都是用西方理论板牙进行生吞活剥的力证。它再次警告我们，大众文化分析正在被学院主义推向一个危险的边缘。

三

《文化的病症——中国当代经验研究》一书无疑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作者张柠的批判理性，与那种自我闭抑的学院传统无关。他来自大众文化批评的前线，他是“修鞋匠”式的精细的观察者，拥有丰富的现场经验，对文化时尚和市场运作了如指掌，在资讯的资源上具备了强大的优势。第一章《文学商品化的起源》是罕见的杰作，其中对农民、农贸市场和农民的市场趣味的深切读解，完全取决于他长达数十年的个人经验。张柠是从乡村走向城市的一个范例。他的个人经验和生命知识成功地融入了他的写作，使之散发出犀利而精确的显微镜式的魅力。所有这些都是闭抑的学院学术和学理所无法企及的。

但是，这种生命经验需要在一种逻辑框架中加以组织，并且转换为一种有序的话语构形。而这恰恰是许多媒体作家和评论家所无法应对的。经验和逻辑之间的冲突似乎难以调和。张柠克服了这种矛盾，并令他的著述呈现为一种经验与逻辑的和谐织体。尽管其中一些章节在理论建构方面尚待努力，而坚冰毕竟已经打开。张柠著作中出现的一些感性化和本土化的“关键词”如“修鞋匠”、

“庙会”、“农贸市场”，都是精彩的节点，它们是本体经验和逻各斯互渗后的结晶体，同时散发出形而下和形而上的光泽，成为大众文化研究的坚硬内核，也是张柠的“解密叙事”更具个人魅力的原因。我想说的是，这种以真实经验为内核和以逻辑为构架的大众文化研究，才是更为正确美妙的道路。

现在，我们终于能够亲切而感性地面对符号、身体和消费这些母题了。张柠这本书，无疑是对当代中国大众文化探究和新文学批评的一种初步的、有益的尝试。我可以断言，人们需要这样的文化解密读物，正如人们需要地图和桑拿一样。

2003年12月 上海

录

序：大众文化的解密时代／朱大可／1

第一章 文学商品化的起源 / 1

- (一) 城市、庙会和农贸市场 / 1
- (二) 农民、贩子和修鞋匠 / 5
- (三) 现代性和叙事哮喘 / 8
- (四) 文学商品的起源，九三年 / 12
- (五) “陕军东征”的精神和市场分析 / 14
- (六) 一篇迟到但必要的批评 / 17
- (七) 商品分析与批评的起点 / 21

第二章 都市经验的秘密 / 25

- (一) 虚构的农民经验 / 26
- (二) 摆滚与郊区经验 / 32
- (三) 文学与街道经验 / 36
- (四) 小说与居室经验 / 41
- (五) 私人经验的公众化 / 44
- (六) 北京浮生记和虚拟经验 / 49

(七) 信息与手指经验 / 52

第三章 文化生产和消费心理 / 57

(一) 消费仪式中的阅读瘾 / 57

(二) 消费文化中的偶像崇拜 / 67

(三) 对韩国文化产品的消费 / 73

(四) “样板戏”的消费和记忆 / 77

(五) 文学产业与市场规则 / 84

第四章 肉体符号的文化分析 / 87

(一) 身体权力与器官阉割史 / 87

(二) 文化保守与肉体休克 / 91

(三) 叙事中的肉体激进主义 / 94

(四) “叙事异端”的终结 / 101

(五) 肉体再生产和消费方式 / 104

第五章 现代性与文学时尚 / 111

(一) 文学与时代表情 / 111

(二) 小说与谎言 / 118

(三) 小说与市民性格分析 / 126

(四) 报刊随笔与传统散文 / 133

(五) 城市细节的秘密 / 137

第六章 图像 欲望 资本 / 141

(一) 好莱坞与欲望加工厂 / 141

(二) 全球化背景中的农民影像 / 144

(三) 艺术中游侠精神的消亡 / 147

(四) 影像美学与文化摇头丸 / 151

(五) 电视、肥皂剧和性别政治 / 157

(六) 伪读图时代 / 161

(七) 试验剧场中的前卫消费 / 168

(八) 小剧场里的巫术 / 172

第七章 时尚中的意识形态 / 177

(一) 谁在操纵时尚? / 177

(二) 贵族美学灯塔的熄灭 / 180

(三) 蕾丝时尚的文化分析 / 184

(四) 冷酷时代的红色想象 / 187

(五) 白色潜意识 / 191

(六) 暴露心理学 / 193

(七) 给窥视癖致命一击 / 198

(八) 雌雄同体或阴阳合一 / 201

(九) “SM”服装与文化施虐 / 204

(十) 对浪漫主义的恶性模仿 / 207

(十一) 奥斯卡与时尚 / 209

(十二) 唐装时代来临了吗? / 213

第八章 城市地理与市民精神 / 219

(一) 城市中心的漂移 / 219

(二) 消费时代的古建筑 / 223

(三) 欠发达国家的城市管理 / 226

(四) 城市管理的父亲模式与母亲模式 / 228

(五) 骑楼的空间分析 / 230

(六) 城市文化的形式化 / 233

第九章 文学与公共领域 / 239

(一) 文学与公众 / 239

(二) 文学与公民 / 253

(三) 想象力考古 / 260

(四) 一位网络歌手的祈祷 / 268

第十章 文学中的农民经验 / 273

——莫言小说话语分析

- (一) 肉体经验对阐释的挑战 / 273
- (二) 民间话语方式之一：辱骂，贬低，同归于尽或返回自然 / 275
- (三) 民间话语方式之二：遗忘，反历史或记忆边界的丧失 / 277
- (四) 民间话语方式之三：滑稽，狂欢或心血来潮 / 281
- (五) 民间话语方式之四：批判性，或肉体现实主义的代价 / 285
- (六) 民间话语方式之五：反抒情，或对残酷经验的“迷恋” / 289
- (七) 民间话语方式之六：死亡与复活，欢乐与信念 / 293

第十一章 酒的诗学 / 299

- (一) 拉伯雷与苏格拉底 / 299
- (二) 晏饮中的阴谋 / 303
- (三) 中古的酒和魏晋风度 / 305
- (四) 革命与燃烧的酒 / 309
- (五) 独饮者的诗学 / 312
- (六) 今天的酒和酒吧 / 315

第十二章 中国叙事的现代转型 / 319

- (一) 王国维与叙事 / 319
- (二) 《红楼梦》与悲剧 / 325
- (三) 鲁迅的选择 / 330

第十三章 当代中国文学的文化背景之一 / 335

——欠发达国家的“时间焦虑症”

第十四章 当代中国文学的文化背景之二 / 345

——对几个重要观点的质疑和评述

- (一) 钱穆与中国传统文化 / 345
- (二) 中国人的财富观念 / 348
- (三) 奢侈与资本主义 / 353
- (四) 色情的政治经济学 / 356
- (五) 物品的意识形态 / 360

第十五章 当代中国文学的文化背景之三 / 363

——镜像中的中国与西方

- (一) 想象的西方:本土文化自身的诉求 / 363
- (二) 想象的东方:对杨二车娜姆的个案分析 / 367
- (三) 想象的圆套:文化病理学 / 370
- (四) 传统与汉堡包:文化共享与文化殖民 / 372
- (五) 历史结巴:想象的梗阻和市场的溃败 / 375

后记 / 381

第一章 文学商品化的起源

文学艺术的物质形式(书籍、唱片、电影拷贝、画册等等)本来就是商品。以往对文学艺术的评价,只是偏重于产品形式内部的要素分析,忽略对“生产——流通——消费——分配”全过程的关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交换价值尚未成为主导价值,所谓的“市场”,也没有发展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形式。今天,文学艺术已经面临着市场化的巨大困扰,它时刻受市场价格、交换价值的支配。因此,传统的美学分析方法遇到了很多无法自圆其说的麻烦。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和批评,正面临着这样一个转型的时刻。但是,我们首先面临的难题,还不是文学自身商品化的转变,而是文化价值面临巨大变异。

(一) 城市、庙会和农贸市场

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研究表明,古希腊的城市属于开放型结构,无论从地理学还是行政学的角度看,城市与周边的乡村都没有明显的界限。也就是说,社会分工不严密,城市居民的身份(农民和居民)也没有明确的界线。城市中心的角斗场和大剧院,既是休闲和交易的场所,也是公民参政议政的地方。古希腊城市

结构及其自由精神,成了资产阶级革命之后的现代城市模仿的对象。中世纪的城市属于封闭性结构,社会分工和市民身份有严格的规定。城市中心广场由教士(宗教)和贵族(行政)分割,周边的街道是自由市民贸易的场所。农民在城外属于封建领主的奴隶,进入城市就意味着有可能成为自由民。城门相当于国门。因此,要跨过城门里外的一步之遥,是十分艰难的。威尼斯贵族为了阻止涌进城市的农民,在城市法律上大做文章。一位农民要取得市民身份,需要二十年的时间。^①

东方古代城市结构是一种典型的权力结构(以北京、西安、沈阳为代表)。它们成棋盘格式(或井田式)分布,街道笔直,便于皇室马车经过,也便于大内侦探工作。城市中央就是皇宫和中心广场。这种广场与自由贸易毫不相干。它不是供自由交易的集市或者庙会,而是阅兵的地方。与此相应的城市居民,主要不是商人,而是官员和贵族。即使出现一个商人阶层,也经受不起广场上官员和贵族那种荣耀的诱惑。所以,中国人讲究的是“富贵”(金钱和权力的双重要求),仅仅有钱(富)是不成功的,只能在小街上生活,不能进入“广场”。广场是权力和荣耀,是贵人的场所,集市安排在广场四周的小街巷,是商人和普通市民的场所,也就是广场的点缀。

传统价值观一直制约着中国城市的发展。社会结构也左右着中国的城市结构。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当代。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前,中国并没有自由交换意义上的城市,有的只是一些建立在政治和军事权力基础上的城堡。北京、西安、沈阳这些老城堡,其街道布局都是棋盘格式的,便于军事家的进攻和防守,便于政治家观

^① 参见[法]布罗代尔《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第八章;顾良、施康强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版。

察和控制。北京本质上就不是城市，它就是一个大城堡，城堡的结构中心是政治和军事权力。

最典型的当然是西安，这个中国乃至世界农业文明的老巢。它与其说是一个大城市，不如说是一个大村庄。规整的、棋盘格式的街道布局，就像一块大的井田，躺在渭河平原肥沃的土地上。博物馆里浓缩了几千年农业文明的精髓，像“铀”元素的放射性一样，向一代又一代的“市民”释放，使这座城市的内部，隐藏着一种根深蒂固的农民精神和田园风味。

自由城市是因商业交换的需要而产生的。真正的自由城市是经济的而非军事的；是商业的而非农业的；是市民（无产阶级、中产阶级和富翁）而非贵族（财主）或农民的；是商肆、街道、石头和水泥，而非草地、稻谷和泥土。那些因权力和军事重要性而形成的大型居民聚集地不是城市，而应该称为“城堡”（居民主要是官员和军人的家属）。中国的传统城市，就是这样一些城堡。尽管它也有商品交换设施，但那是附属的，属于后勤部门和军需官的领地。只有在庙会上，中国农民才成了短暂的商人，带着祭祀者与交换者的双重身份。除此之外，他们依然是农民（耕作的农民和打仗的农民）。他们的思维，并没有因十天、半月一次的庙会而发生变化，他们的历史观、人生观依然像一根玉米棒一样。

农民没有历史。农民的历史就是个体自身的历史，一种短暂的循环时间：从天亮（醒）到天黑（睡），从子宫到坟墓。他们生活在一种奇特的建筑布局之中：从居室的后窗就能看到墓地；前院是人与牲畜、家禽的地盘，后院就是蔬菜、果树和庄稼。他们的历史就是稻子的历史，从生到死，从播种到收割。这是一种无法改变的宿命，它产生了一种农业文明特有的语言：抒情。面对着那些神秘的、不可捉摸的、看不见但又无处不在的对象，他们沉思默想、一唱三叹、同义反复。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以现代化为前提的都市化进程，成了一个不可阻挡的大趋势。全国所有的“城堡”都开始试图将自己变成一个巨大的商场。今天，我们可以在各大城市看到多如牛毛的“广场”(Plaza, 比如“中华广场”、“帝豪广场”)，其实就是集市和商场。这似乎恢复了古代自由城市“广场”的最初含义。古希腊城市的广场就是集市。或者说一座以贸易为起点的城市，最初就是一个广场(集市)。作为传统城市权力中心的广场，演变成了商场，其中隐含了权力概念的演化。等级的高下(贵贱)，变成了货币拥有量的多少(富贫)。农业文明与现代都市文明之间的敌意、冲突和暧昧的纠葛，作为当代中国一个重要的文化主题，正是建立在城市功能变化的前提上的，或者说是建立在传统农民的身份变化基础上的。

农业文明与现代文明(或者都市文明)的冲突，实际上就是永恒时间与历史理性之间的冲突。这是一个历史哲学的陷阱。当它越来越变得具有腐朽的经院气时，精明的人及时地抛弃了它。实用主义由此而诞生。实用主义的结果是，将欲望这种自为的生命状态的东西，变成了一种供理性精打细算的对象，进而给它套上了一件具有普遍性的公允而又合法的外衣。人(欲望)既是可以消费的商品，又是兜售自己的推销员。这正是现代文化的妓女本色。

在当代中国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过渡的进程中，还有一些特例需要交代。我指的是一种没有过渡状态的突发事件。殖民地时期的香港就是一个代表，在一个前农业文明的孤岛上，突然开始了现代化和都市化。它最典型的表现形式，就是对孤岛进行突袭清场，让舶来的工业产品迅速占领市场，或者将农副产品变成商品，在每一粒大米上都刻上经纪人的名字。在大陆的代表就是上海。上海这座典型的殖民地型都市是一个特例，它是中国现代文化中的“飞来峰”，是一个突发性事件，与中国农民精神的现代演